

斯大林
論工農政府問題



斯 大 林

論 工 農 政 府 問 題

答德米特利也夫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98

斯大林

論工農政府問題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西便門大街五一號)

字數：7,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20,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本書是根據「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中的譯文
排印的。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一七九
至一九〇頁。

論工農政府問題

（答德米特利也夫）

今年一月十四日你向『布爾什維克』雜誌提出有關工農政府問題的那封信已經轉交中央委員會，由我答覆。我因為工作太忙，答覆遲了，請原諒。

（一）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樣地提問題：『工農政府是實際存在，還是一個鼓動口號。』不能說：雖然事實上我們沒有工農政府，但是我們可以把工農政府當做一個鼓動口號來談。這樣提問題，就等於說我們黨可以提出些虛偽透頂的口號，這些口號事實上不能成立；黨自己也不相信，但黨還是把它們提出來欺騙羣衆。這只有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資產階級民主派才做得出，因為言行不一致和欺騙羣衆是這些垂死黨派的一種主要工具。但我們黨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這樣提問題，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是日益上升的、從言行一致中汲取力量的黨；它不欺騙羣衆，它

對羣衆說的都是實話，它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對階級力量的科學分析上，而不建立在欺騙宣傳上。

問題應該這樣提：或者是我們沒有工農政府，那末就應當把工農政府這個口號當做不需要的和虛偽的口號予以拋棄；或者是事實上我們有工農政府，並且這個政府的存在適合於階級力量的狀況，那末工農政府這個口號就是正確的和革命的口號，不是前者，就是後者。在這裏必須有所選擇。

(二) 你稱工農政府這個口號爲『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這完全不對。事實上這個口號（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這個『公式』）是列寧的口號，而不是別人的。我不過在『問題和答覆』①中重複了這個口號。請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十三、十五、九十、一三三、二一〇各頁，第二十三卷第九十三、五〇四兩頁，第二十四卷第四四八頁，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四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府』；再請看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各頁，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五、一八五、四三一、四三

① 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頁至第二二一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編者註。

三、四三六、五三九、五四〇各頁，第二十五卷第八十二、一四六、三九〇、四〇七各頁，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八二、二〇七、三四〇各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權』。把列寧的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看一下，你就會知道工農政府這一口號或『公式』是列寧的口號或『公式』，而不是別人的。

(三) 你的基本錯誤在於：

(甲) 你把關於我們政府的問題與關於我們國家的問題混爲一談了；

(乙) 你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爲一談了。

不能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混淆起來，也就是說，不能把二者等量齊觀。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組織，這個政權的使命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則是這個國家組織的上層機構，是它的上層領導機構。政府可能犯錯誤，它可能犯一些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受暫時挫折的錯誤，但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時期的建國原則是不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這只是說上層領導結構不好，上層領導機構的政策即政府的政策不符合於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政策應當

加以修改，使之符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

國家和政府按其階級性質來說是同一的，但是政府的範圍比較狹小，政府不包括國家。它們之間是有機地聯系着的，是相互依存的，但這並不是說可以把二者混爲一談。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關於我們國家的問題與關於我們政府的問題混淆起來，正像不能把關於無產階級的問題與關於無產階級的上層領導機構的問題混淆起來一樣。

但是，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是更不能容許的。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不言而喻是無產階級的。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目的也是清楚的，就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們這個農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目的藉以實現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無產階級國家之所以必要，是爲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政府之所以必要，除了這一切以外，還爲了規定種種方法和手段（即日常政策），沒有這些方法和手段，要在我們無產階級佔少數而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中完成上述各項任務是不可想像的。

這些些什麼方法和手段，歸結起來，它們究竟是什麼呢？歸結起來，基本上就是用以保持並鞏固工人與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保持並鞏固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種種措施。幾乎無須證明，如果站在這種聯盟之外和不顧這種聯盟，我們的政府就會軟弱無力，我們就沒有可能實現我剛才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任務。這個聯盟，這個結合將存在多久？蘇聯政府鞏固這個聯盟，鞏固這個結合的政策將繼續到什麼時候？顯然，只要有階級，只要作爲階級社會的表現，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的政府存在時，這個聯盟就會存在，這個政策就會繼續下去。

同時必須注意到：

(甲) 我們需要工農聯盟，並不是爲了把農民作爲一個階級保存下來，而是爲了在符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利益的方針下教育和改造農民；

(乙) 蘇聯政府實行鞏固這個聯盟的政策，並不是爲了鞏固階級，而是爲了消滅階級，爲了加快消滅階級的速度。

所以列寧說得完全對：

『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

作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頁）

無須證明，正是列寧的這個原理，而不是別的原理，才是蘇聯政府在其日常政策中的領導路綫，在發展的現階段，蘇聯政府的政策實質上正是保持並鞏固工人和基本農民羣衆的這種聯盟的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不是在其階級性質的意義上，蘇聯政府才是工農政府。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道路，走上了否定結合的思想，否定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聯盟的思想的道路。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認為結合是一種詭計，而不是現實的革命事業，就是認為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是爲了『鼓動』，而不是爲了和基本農民羣衆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認為基本農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不是我們的革命所能滿足的，認為這些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我們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和基本農民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認為列寧的合作化計劃是不能成立的，認為孟什維克及其應聲蟲是正確的等等。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會懂得對這個極其重要的結合問題採取『鼓動』態度，那是

毫無原則和根本無用的。正因為如此，我在自己的『問題和答覆』中說，工農政府這個口號既不是『欺騙宣傳』，也不是『鼓動的』手腕，而是絕對正確的和革命的口號。

簡單地說，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它規定我國革命發展的基本目的）問題是一回事，而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爲實現這些目的所必需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是另一回事。這兩個問題無疑是相互聯系着的。但這並不是說二者是同一的，可以把它們混爲一談。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

有人會說這裏有矛盾，怎能按階級性質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叫做工農政府呢？但這裏的矛盾是臆造出來的。老實說，這裏的『矛盾』是和我們有些自作聰明的人從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個公式中硬找出來的那種矛盾一樣。列寧的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七二頁）而第二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所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

這兩個公式有沒有矛盾？當然沒有。既然如此，在階級聯盟的情況下，譬如說在和基本農民羣衆結成階級聯盟的情況下，又怎樣實現一個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權呢？辦法就是實現執政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有助於這個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並對後者實行國家領導而實現的，——這就是這兩個公式的基本思想。這裏有什麼矛盾呢？

無產階級對基本農民羣衆的國家領導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像我們爭取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有過的那種領導呢？不是的，不是那種領導。無產階級對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領導。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意味着：

（甲）資產階級已被推翻；

（乙）無產階級已掌握政權；

（丙）無產階級不和其他階級分享政權；

（丁）無產階級領導着基本農民羣衆建設社會主義。

● 附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在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時期的領導則意味着：

(甲) 資本主義作爲一個基礎保留下來；

(乙) 革命的民主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它在政權的成分中佔優勢；

(丙) 民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掌政權；

(丁) 無產階級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在思想上政治上領導他們，並準備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

由此可見，這裏的差別是根本的差別。

對於工農政府問題也應該這樣說。我們政府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任務，不僅不阻礙政府，反而推動它，必然推動它去實行保持並鞏固工農聯盟的政策，因爲工農聯盟是在我們農民國家中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級任務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這種政府叫做工農政府，這裏會有什麼矛盾呢？

列寧實行工農政府這個口號並把我們的政府叫做工農政府，是正確的，這難道不明顯嗎？

總之應該說，藉以在我國實現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

制度』，是一種頗爲複雜的東西。我知道這種複雜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歡的，是不合他們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許多同志從『最省力的原則』出發，寧願與比較簡單比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麼辦法呢，第一、列寧主義實際上怎樣，就應當怎樣了解它（不能把列寧主義簡單化和庸俗化），第二、歷史證明，最簡單和最容易的『理論』並非常常是最正確的。

（四）你在信中抱怨說：

『所有闡明這個問題的同志的罪過在於他們或者只談政府，或者只談國家，因此都沒有給一個徹底的答覆，完全忽視了這兩種概念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

我承認我們的領導同志的確有這種『罪過』，特別是就下面這種情況來說：有些不很用心的『讀者』，自己不想好好地鑽研列寧的著作，而要求別人替他們把每一個句子都解釋得清清楚楚。但有什麼辦法呢，第一、我們的領導同志忙於日常工作，不可能把列寧主義像一般所說的，逐條加以解釋；第二、也應該給『讀者』留下些東西，他們終究應該由草率地閱讀列寧的著作轉而認真地研究列寧主義。同時必須指出，如果『讀者』不認真地研究列寧主義，那末，像你這樣的怨言和『誤解』是永遠會發生的。

例如拿我們的國家問題來說吧。顯然，我們的國家無論按其階級性質或者按其綱領、按其基本任務、按其所作所爲來說，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工人的國家；固然它還帶着某種『官僚主義的病態』。請回憶一下列寧的定義：

『工人國家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事實上我們有一個工人的國家，其特點是：第一、在國內佔人口多數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第二、這個工人國家還帶着官僚主義的病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七頁至第二十八頁）

恐怕只有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我們某些反對派分子才會懷疑這一點。列寧屢次解釋：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所有這些都是大家老早知道的。可是有不少『讀者』，過去抱怨現在還在抱怨列寧有時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不難了解，列寧在這種場合並不是說明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更不是否定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而是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使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成爲必要，因此，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應當以鞏固這種結合爲目的。

請看一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四頁，第二十五卷第五十、八十兩

頁，第二十六卷第四十、六十七、二〇七、二一六各頁，第二十七卷第四十七頁。在所有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寧都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但奇怪的是有人還不明白：列寧在所有這些場合都不是說明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而是規定鞏固結合的政策，這種政策是由我們農民國家條件下的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的任務產生的。在這種有條件有限度的意義上，而且僅僅在這種意義上才能說『工農』國家，列寧在其著作中的上述地方也正是這樣說的。

至於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列寧對此下了一個不容有任何曲解的最確切的定義：我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多數的帶着官僚主義病態的工人國家。看來是清楚了。可是有些只會『讀』字句而不願領會其內容的『讀者』仍在繼續埋怨列寧在我們國家的性質問題上把他們『弄糊塗了』，而『學生們』却不願把『糊塗的東西』『弄明白』。真有點可笑……

你要問：擺脫『誤解』的出路究竟在哪裏呢？

在我看來，出路只有一條：研究列寧的著作不在抓住個別的片段，而在抓住本質，研究時要嚴肅認真，要深思熟慮，要下工夫。

我看不出別的什麼出路。

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六期